翠袖乾坤

伍淑賢

會堂爭星月之輝

看了大會堂五十周年展覽，多是文化活動在港發展的點滴，印象最深的展品，卻是一九六二年大會堂揭幕日的一篇文字，誌記港督柏立基爵士，向市政局主席景韓頒授卷軸，把大會堂的管理權授予市政局。原文末段如下：

「卷軸由市政局主席太平紳士景韓司憲拜命領存此日會堂敞設人文爭星月之輝館院宏開學術薈中西之萃懿歟盛哉永誌斯舉」

以我的有限語文，看這種行文已覺很有味道，今天的官方文字再無此風采。回憶總是美麗的，那終究是香港本土發展啟蒙的年代，城市建設一步一步向前，從無到有，事事有司有序，我們剛好趕上那個時代。柏立基是我有記憶的第一個港督，然後是戴麟趾，才到麥理浩。我上的小學，對面就有柏立基師範學校。

至於大會堂的集體回憶，除了看電影、拍拖、聽音樂、看展覽和上圖書館，還有參加比賽。我和一班舊同學，中學時參加校際比賽，大會堂音樂廳的台板踏過好幾回，在舞台燈下表演的緊張興奮，現在還記得。每次不論是贏是輸，從音樂廳的樓梯下來，居高臨下見到大堂的人群，那種感覺很奇妙。後來有段時間，低座堂放了亨利摩爾的白色雕塑，比人高一點點，放在那兒覺得很自然。跟朋友約會，邊等邊跟一代大師的作品打交道，特別有型。

文化節目不是人人愛看，但大會堂婚禮的照片，每個家庭總有一兩張。現在的年輕人，所謂家庭，多是由一張父母在大會堂花園拍的結婚照開始。至於我們這代的父母，因為戰亂，很多根本沒拍結婚照，而我們也不知道，在大會堂之前，香港人是怎樣結婚行禮的。唯一的線索，是深夜粵語長片，白燕張活游等大團圓結局時，會在酒樓舉行西式婚禮，女的披婚紗，男的穿西裝，台上有主婚人語重心長地致詞。想不到婚姻註冊外判給律師後，香港又回到五十年代酒樓婚禮的場面了，大會堂也不再是港人婚禮的必然wall paper。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

墨爾本連續多年被評為「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之一，作為澳洲這個位處南半球的大洋洲國家的第二大城市，憑其濃厚的文化氣息、綠化環保、運動體育、時尚生活……委實值得世人另眼相看，再細味它的城市魅力。

我斷續勾留墨爾本的次數不少，但每一次時間都不是很長，夠不上對它有深入的認識，但片段式的觀感卻有不少，可以分享。

在墨爾本，鬱鬱葱葱的參天大樹為城市營造了一個天然氧吧，隨處可見的草坪，為城市穿上了綠色的外衣。各色鮮豔的花朵把街道點綴得更加迷人，和各色各樣的建築如鑲嵌般渾然融為一體，這個植物景觀成為最為獨特的城市景觀，高大的橡樹作為澳洲的國樹更是隨處可見。

電車是墨爾本一道獨特的風景，在繁華的街道中心，縱橫交錯、星羅棋布的電纜，為城市彷彿添加了脈脈的溫情，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軌電車穿梭在現代城市裡，不僅感受到了時代的進步，從距今一百多年的古老電車上也感受到了墨爾本市民以舊為美的胸懷。

在墨爾本，戶外運動的情景隨處可見。孩童們每天放學後，很多都在戶外活動。周末全家人戶外運動更是一道風景。烈日當頭，但是沒有一把遮陽傘，因為他們有着以太陽曬黑的膚色為健康的生活理念。無論是赤着腳開心行走在柏油馬路上的孩子，還是穿着單衣在海邊玩耍的孩童，都能展現出家長放手讓子女鍛煉。

墨爾本的美術館裡陳列着許多世界知名畫家的原創作品，不需要門票，任意參觀。安靜的環境，優雅的氛圍，參觀者駐足凝望的姿態，置身其中，也許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讀懂眼前的美術作品，但是能在這藝術的殿堂裡親身體驗的人，一定會拒絕庸俗，追求高雅。不只是美術館，圖書館、體育館、歌劇院、戰爭紀念館、教堂、大學等等都是免費開放的。

當一個社會能夠為各階層的人民提供優質的公平的資源時，公民的素質能不逐漸得以提升？

琴台客聚

黃仲鳴

病中雜感

天氣變幻，流感肆虐，每年此時候，殘軀每不敵，照例病魔纏身，此中苦況，真不足為外人道。今回也，尚夾腰痛，坐之既久，竟難以站立，力撐而起，劇痛不已，步行幾要彎腰，人生至此，苦矣哀哉！

病中更聞親友於異邦故去，小學同學一病不起，留下幼妻稚子，益感人間確淒涼。悲乎！

身躺病榻，翻閱尉天聰《回首我們的時代》（台北：印刻文學，二〇一一年十一月），書中人物大都為一時之俊彥，如台靜農、高陽、楊逵、何欣、王夢鷗、姚一葦、唐文標、王禎和、商禽、楚戈、逯耀東等。這些逝去的人物，便撐起台灣一個時代的文化天空，尉天聰筆鋒帶着濃濃的感情，勾勒了他們的面貌，他們的言行，竟使我低迴不已。例如他寫楚戈：

「楚戈常說他不怕死，但他卻不時地經由『死』這個問題彷徨着人生的意義，他表面上不知人間愁苦，卻在他的詩中，不斷地感受着對幻滅和死亡的無奈，這些都早見於詩集《青果》中，由於他說自己常會『對於死亡的衝動勝過生的夢』，由此而使他不時地進出於在宗教的領域。」

好個「對於死亡的衝動勝過生的夢」！記得八十年代到台北，下榻西門町一家飯店。楚戈來，草草吃一頓飯後，即拉我坐車到一畫室，非賞畫也，而是與畫室兩兄弟喝酒談天。這一喝，簡直是天昏地暗，洋酒白酒，什麼酒都式式俱備，還有不少不知如何運進來的大陸名酒，都混進我們的肚裡。楚戈一杯復一杯，面不改容。我素來也海量，當然不失港人威風。可是，我勸楚戈不要飲了。楚戈猛說沒事、沒事。怎會沒事？他患惡疾，剛化療完畢。可是，他就是「對於死亡的衝動勝過生的夢」。那夜，他沒醉，我卻頭爆欲裂，要勞駕他送我回西門町。

拖着殘軀，楚戈還活了二十多年。

尉天聰寫這一系列的人和事，道出了「人與人間的相互關懷，惺惺相惜，甚而笑罵與共的瑣事，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養分。」（封底語）

回想那小學同窗，真不相信他就這樣走了，從來沒聽過他有甚麼痛，一病就如山倒。那些年，我們一起上山捉金絲貓，一起同讀《古文觀止》，一起對坐鬥寫作。六十年代文社風起雲湧，我們組織了自修文藝社，我迷創作迷到不得了，投稿不絕；他卻少產，但每產必被報刊取錄，我籃底冤魂卻不知有多少。後來，我們與其他少年朋友另外組織了新思潮社，創辦刊物《新思潮》，他一篇講述民主自由的論著，被《人物與思想》的許冠三看中轉載。他才能是有的，讀書也精也靈，可是，就是不肯在這方面發展下去，卻跑去當個印刷商人。終其一生，都是印刷商人。

回首我們那個時代，沒有尉天聰筆下人物所創造的時代那麼輝煌，但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時代，都發揮了他的光和熱，雖然是平凡的光和熱，卻值得相知相熟者的懷念。

■尉天聰的懷人憶事，筆鋒充滿了感情。

百家廊

王大慶

「人造美女」需慎行

遇到珊珊純屬偶然，那是出席老朋友的60歲生日宴會上，一位打扮入時年輕美麗的少婦突然向我款款走來，問我記不記得她了，說是我的同學。我一愣，心想怕是認錯人了吧，這麼年輕的女人怎麼會是我的同學，是我兒子同學還差不多。便搖了搖頭。她見我一臉迷茫，便提醒我：「真是貴人多忘事啊，我是珊珊，與你高中同過學。」

啊，原來是「班花」珊珊，我記起來了。只是眼前的珊珊怎麼一點也不見衰老，按理說，她也應是快60歲做奶奶的人了，可看起來依然像30多歲的女人。珊珊見我迷惑不解的樣子，噗哧一聲笑起來：「我是整容整出來的年輕，怎麼樣，認不出來了吧？」呵呵，原來是人工打造出來的美女，真是讓人刮目相看了。

珊珊落落大方地告訴我，原來她沒有想到通過整容來延長青春和美麗，只是年過40後，在鏡子前看到自已有了眼袋，抬頭皺和眼角的魚尾紋也明顯增多，便想做面部除皺手術，加之自己的經濟條件也許可。於是和一家整容醫院聯繫，前前後後花費了20多萬元，從1995年到現在不到17年的時間裡，她做了不下20次較大的手術，其中包括兩次上下眼瞼整容手術、拉皮手術、注射除皺手術、兩次腹部吸脂手術，此外還有下巴整形、面部化學脱皮、牙齒美容等，除了這些較大的手術外，其他的小手術更是數不勝數。珊珊說，她不想讓人一眼就看出是人造美女，所以竭力追求自然的整容效果。現場我仔細觀察，做過這麼多整容手術的珊珊可謂是整容者中的異類。她的面部幾乎看不出整容的痕跡。只有在她向後一坐，睜大眼睛時，我才察覺出一點不對勁的地方。儘管珊珊已成為整容手術成功的例證，但是其中的甘苦只有她自己知道。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巨大的身心痛苦。而且還引發了一種心理疾病——「整容依賴症」。對於珊珊來說，首次整形之前比較害怕，可由於手術效果較好，於是她不僅不再害怕，心理上也感覺十分過癮，欲罷不能，希望通過多次整形將自己變得更漂亮。特別她由於上鏡需要經常接觸化妝品，臉上便長出了青春痘，皮膚也開始變得粗糙；再加上管不住自己「貪吃」的嘴，身材也略顯發胖。於是又不斷整形，以至不斷遭罪。

故我向她諮詢我老妻能不能也通過整容來重新煥發青春時，珊珊忠告我：做整容手術要根據個人的實情出發，不要盲目跟風！

是啊，即使有條件能通過整容變成「人造美女」，也很難保持長久，因為一個人隨着年齡增長，臉部及體形都會有新變化，原先的體形基礎仍在，這種變化逐漸會令醜「露餡」，基因會頑強地將體形紋原生態勢扭轉，若繼續求美掩醜不斷整容恐怕會一輩子都在挨刀中度過，這很令人為之憂思。再則，人造美女改變不了自己的遺傳因子，她們的孩子終歸還是要從原版的母親身上去繼承自己的「臉部風格」。

況且，人造美女還存在着整容風險。據中國消費者協會統計，中國整容業興起近10年中，平均每年因美容整形毀容的投訴近兩萬起，10年間已有20萬張臉被毀掉。前不久央視播出的「共同關注」節目，更是對整容者善意提醒，對待整形美容，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癡迷其中，否則結果受到傷害的人始終是自己。

我有一個女同事，長相還算可以，只是小上頜有點稍稍外突，這本來算不了什麼，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人。可她偏偏不自信，說讀書時有些同學就暗暗譏諷她是「齙牙妹」，因而她一直夢想着把自己變得漂亮點。終於，她拿出了多年的積蓄，走進了一家美容院，醫生說她只需磨掉一點上頜骨，突出的前牙就可以收進去，「修」出一個漂亮輪廓。她很高興，認真配合醫生做整容手術。當時手術還算比較成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手術後傷口感染，雖然也用抗菌素治療，但於事無補，這位女同事的上頜骨最終壞死。女同事的家人要將這家美容院告到法庭，經過有關方面調解，美容院拿出三十萬元「私了」。術後，女同事的嘴巴愈來愈癟，像個七、八十歲的癟嘴「老太婆」，女同事痛不欲生，成天悶在家裡怕見人，先是請病假，後來乾脆工作也辭了。最後只能到口腔醫院去做上頜重建手術。醫生說她的上頜骨因感染和缺血融掉了一部分，雖然可用醫學材料幫她重建恢復功能，但畢竟是假的，用起來仍然受影響。這就像是個斷了腿的人裝上個假肢，只能省着點用。

誠然，隨着人們物質條件的改善，女性想通過整容讓自己變得美麗，這本無可厚非，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社會輿論對這樣的現象也愈加開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整容不僅僅是存在風險，而且會使一些女性產生依賴感，而忽視真正的自我信心的塑造。

自信是一種頑強的精神力量，也是一種強大的「核動力」，擁有它的人能排除各種障礙，克服各種困難。自信往往可以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對於女人來說，自信可以使女人更美麗。沈殿霞和張越，按照一般的審美觀，既沒有漂亮的容顏，也沒有迷人的身材，可是從她們臉上分明可以看到一種獨特的自信，正是這種自信加上自身的藝術才華，她們才能在競爭激烈的文藝媒介圈子裡立於不敗之地。可見，女人的自信緣於對自己以及對他人清醒的正確的認識。也只有當女人具備自信但不張狂的內在美時，她才真正稱得上是美女。

其實，上帝對每個人都是很公平的，每個人身上都會有值得自己驕傲的地方，可能只是你還沒發現而已。找到自我肯定的特點，你就能擁有自信，「科學管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 哈林頓．埃默森曾說：「自信，為成功第一秘訣。」不只成功，自信也是女人美麗的秘訣。

■圖為正在做割雙眼皮手術。 資料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潮團總會的宴會

日前參加了一個潮團總會換屆的就職典禮。聲明下午六時半酒會，七時典禮。但因主禮人遲到，典禮延遲二十分鐘舉行。雖然致詞的有四人，但講詞簡短，加上例行的贈送紀念品之類的儀式也不超過半個小時。七時五十分便可以開始宴會了。

便宴採取西餐式，只有四個菜，包括甜食在內，上菜迅速，八時半便可吃完。八時四十分便可離場，可謂開大社團大宴會時間縮短的先河。

年前香港福建社團和潮州商會舉辦「閩潮一家親」的聯歡宴會，七時開始，八時半結束，沒有讓宴會拖泥帶水，搞到近十一時才曲終人散。而中途部分嘉賓離場，更使宴會場面顯得冷落。這是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先例，我曾在本欄以《閩潮一家親》著文加以讚揚（此文已收入最近新民主出版的拙作《人生感悟錄》中）。未知潮團總會是不是看到這篇讚揚的文字，有所啟發，才把這個宴會搞得如此精簡，並取得成功。

但是宴會進行中的敬酒，看來還是要加以精簡。集中的可以由社團的會長、理事長等在台上祝酒一番便可以，或者更殷勤一點，也可以由首長逐桌去一次。但個別人穿梭不息地敬酒，使我們這些老年人坐不暖席，坐下又再起立，頻率之高，體力實不太勝任。我的腰骨和膝骨都有酸痛歷史，近日尤甚。不站起來，特別是對不太熟絡的賓客，又有不敬之嫌。坐立兩難，正是敬酒頻頻時我的心態。

現在香港社團宴會之眾多，相信可能是世界之冠。春節聯歡，已延至第三個月，將來七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又是另兩個高潮。我常常建議這些歡聚，多搞一些大聯合的活動，例如過去潮汕三市，都各自來港舉行鄉親迎春會，我早已建議三市可以聯合舉行，既省錢又省力。不知是否我的建議見效，還是他們自覺有聯合的必要，近年已是聯合舉行。此種聯合，應該擴大，使重大節目的歡宴不必重重複複，既增加社團經費支出，也減輕應邀者的負擔也。

思旋天地

思旋

祈求樓市股市齊復活

耶穌為救世人寧受難，三天後復活重生。這宗教故事傳誦多時多地，連三歲小孩都聽過。中西文化薈萃的香港，今年的四月六、七、八、九日是紀念耶穌復活的「復活節」假期，難得的是四月二十八日是農曆四月初八日，正是佛教釋迦牟尼佛陀誕辰紀念日，回歸祖國後的香港，十多年以來都列為公眾假期。香港人真有福，香港宗教自由不變，此之謂也。皆因慶幸祖國用各種形式對香港釋出善意，遍施甘露。中央於四月底從南京請來佛陀舍利到港供信眾瞻禮膜拜，香港佛教聯會廣結善緣，組織並歡迎信眾前往同沾法喜，共沐佛恩。此乃世界佛教偉大盛舉，香港佛聯還舉行「世界佛教論壇」哩。三月初在北京兩會期間，港區政協委員楊釗和李國強等居士熱情地邀請有便也來向佛陀舍利瞻禮膜拜。我欣然接受邀請，但願有此緣分。

世上所有宗教皆與人向善。世人無論是否教徒，皆起願祝禱世界和平，社會和諧！人人幸福！家家吉祥！近月來，香港接二連三發生頗為震撼的大事，對投資市場包括樓市和股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觀點與角度的不同分析，可能是正面的或者看成是負面的。在敏感的股票市場中，再加上來自中國內地，遠至歐美政治與經濟的消息交錯衝擊，這一陣子，港股動輒上落數百點之多，風起雲湧，好友淡友在牛熊角力中「都死啦」。執筆之時，仍未到「復活節」，主觀願望當然是祈禱祝福節後樓市港股都能「復活」，牛牛「重生」。不過，傳統智慧流傳所謂「五窮六絕七翻生」，即是在四月復活節後港股有起色，看來只是技術性反彈而已，眾多不明朗因素，以及突發利淡消息可能出現，好友當然不敢重拳出擊，淡友是否有膽當「大空友」？看來牛皮市道居多，只能見一步行一步，瞧着走！

淑梅足跡

車淑梅

人人心裡有個「桃姐」

《姚姐》剛上映一個月，電影公司計劃開拍《桃姐前傳》，多料影后笑言怕扮年青，實在以Deanie姐的演技，就像梅麗史翠普已被列入「神級」，有什麼不可以？

餓Deanie姐的戲太久，第一時間搶着入場，情緒沒有太大波動，直至桃姐要入住老人院，對着肥貓貓說：「以後到人家處住，要乖，不要被人嫌呀。」就是這句話，使我完全回到童年時代——

話說當年家貧，父母將我送給誼母（好姐），她在九龍城打住家工。主人黃先生忙生意，黃太太忙搓麻雀，子女與我年紀相若。夜裡媽媽未歸，小主人會跑到工人房找好姐，我們就堆在小床上一起睡。

我視小主人如哥哥姐姐，只是太太硬要將我們的身份強化。那次哥哥生日，太太取出廿元要兩兄妹去附近餐廳吃十元一客童子雞餐，完全沒有理會我的存在，我哭了。誼母安慰我：「下人就是要乖，要笑，不要被人嫌棄。」此話我感受極深，後來，他們靜靜拖我一塊兒去，我面前放着一隻小碟，他們分給我吃，好開心。及後誼母離職，哥哥姐姐經常前來新界探望。不用開口，已煮到滿桌他們最愛吃的餸菜，就如電影中劉德華與桃姐間的心照和默契。與父母不同，家傭從來不會有所要求。戲內母親回港小住，深夜裡，兒子看報紙，紙張發出聲音，換來一句：「仔呀，睇報紙要細聲啲呀！」

今天哥哥姐姐已成家立室，九十多歲的誼母和黃太太同住一間老人院，在太太身邊，誼母同樣的體貼，太太掉下白髮在毛衣上，她會幫忙一條一條的撿掉。我知太太經常吃誼母的醋，為何子女都錫好姐比自己多，我想正正因為她那種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完全付出的精神吧。

看桃姐，我心中惦掛着好姐，我相信每個人心裡都有一位桃姐，你呢？她是誰？有向她表達過謝意嗎？